



黄连苦水二十年

I 252
97

1064
74

工农兵家史选

黄连苦水二十年

金县三十里堡公社老爷庙大队苗淑英口述

王彦 整理

黄连苦水二十年

金县三十里堡公社老爷庙大队苗淑英口述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甲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大连印刷一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张：15 $\frac{1}{8}$

字数：20,000 印数：1—55,000

1975年6月第1版 1975年6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3090·363 定价：0.12元

毛主席语录

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（帝国主义的压迫、资产阶级的压迫、封建势力的压迫），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，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；因此，他们在革命斗争中，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。

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

出版说明

在批林批孔运动中，广大工农兵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联系自己的家史，进行忆苦思甜，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“克己复礼”，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，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。为了配合普及、深入、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，给广大青少年提供阶级教育读物，我们选择了一些家史材料，编辑出版这套“工农兵家史选”丛书。欢迎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提出意见和批评，以便改进。

目 录

童年血泪.....	(1)
掉进狼窝.....	(11)
骗做劳工.....	(20)
满腔怒火.....	(29)
新的生活.....	(38)

我家本是山东黄县人，一九四一年被日本鬼子招工骗到东北。在那万恶的旧社会，我家房无一间、地无一垄，祖祖辈辈，给地主扛活当长工，年年月月，辛辛苦苦，汗水伴着泪水换来的粮食全流进地主的仓房里。爷爷从记事起就成了财主家的奴隶，终年累月，拚死拚活地干，砸断了胳膊累弯了腰，吃尽了人间的苦，流干了仇恨的泪，没挣下一片瓦、一分地，到头来，累死在地主的槽头，只给儿子留下一条补丁落补丁的麻花被。到了我爹这辈，拉扯一家大小八口人，整年东奔西跑，想找个养家糊口的路，可是，在那虎狼当道的旧社会，哪有咱穷人的活路？一年到头靠捋树叶子挖野菜滚糠团子度命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吃人的旧社会，活活夺去了我爹、妈和我一个姐姐、三个哥哥的性命，卖掉了亲姐姐，还逼得我在外流浪逃生二十年。每当我想起苦难的往事，就抑制不住心头的愤怒。

童 年 血 泪

人说世上黄连苦，旧社会咱穷人要比黄连苦三

分。一九二二年，胶东又遭上了大灾荒，我家一连几个月没见一粒粮食，尽吃野菜树皮，肚皮饿得象纸一样薄，吃灰菜吃得浑身膀肿。我三个哥哥先后被饿死冻死了。我爹给村里大地主赵七麻子扛活，一年干到头，挣不满二斗秕谷，生活真比在刀尖上还难过。

我五岁那年，爹累得吐了血。那时穷人家连吃的都混不上哪有钱治病。爹撑着病身子去上工，整天肩不离扁担手不离镰，鸡叫为天亮，点灯算黑天。秋头上，三星还老高，赵七麻子就催着伙计下地，两垄一亩的地头，割个来回，天才放亮。晌午从地里回来还得挑一担谷子，把牲口喂饱院子扫净才吃饭。晚上还得摸黑把一天割下来的庄稼拉回来才算完活。一天到晚，干活带小跑，赵七麻子还嫌慢，动不动就支楞着三角眼骂：

“我算瞎了眼睛，用你们这号货，干活三不顶一个，吃饭可一个顶俩。再这样下去，来年滚他妈的蛋！”

爹和伙计们听了满肚子怒火，恨不得一扁担把他撩倒。

正当割地时节，一连几场大雨，下得沟满壕平，洼地里熟透了的棒子浸在水里。赵七麻子眼瞅着快到手的粮食要白扔，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。

这天，赵七麻子换上一幅“善人”的面孔，把爹叫到跟前说：“文志啊，你身上的病赵东家是知道

的，可眼下收庄稼火烧眉毛，你还得使把劲，把洼地那块棒子抢出来再好好歇两天，秋后亏不了你。”

爹听了心想，贼麻子真是个看财奴，把几棵棒子看得比穷人的命还值钱，就气愤地说：“那点棒子等水下去再割也不迟，这两天我腰闪了不能下水。”

赵七麻子一看软的不行，就来硬的，生逼着爹趟水去割那块棒子。

一连几天，爹泡在水里不直腰地干，咬着牙好不容易把那块棒子割完。中午回来，浑身泥水，脸色发青，刚跨进门，就跌倒在牲口圈旁。伙计们把他扶到家里，躺在炕上不住地咯血，半天才醒过来。

赵七麻子听说爹不能下地干活，就气势汹汹地逼上门来喊叫：“有病怎么没耽误吃饭？能吃饭就得干活！”

爹是个刚强人，一听这话，气得浑身哆嗦，撑着身子爬起来，指着赵七麻子愤恨地说：“姓赵的，你比催命鬼还蝎虎，洼地棒子刚割完还没等站脚，你又逼上门来。告诉你，我是凭力气挣钱，不干不挣。当年我爹给你拚死拚活地干，到头来累死在你家；今天你又这样来逼我，实话告诉你，我不能象爹那样给你卖命！”说完就晕倒在炕上。

爹一病就爬不起炕来，整天咳嗽吐血，脸色蜡

黄，瘦得皮包骨头。眼看爹的病一天天重了，妈愁得黑白睡不着，就和爹商量说：“我去跟东家借点钱抓付药吧。”

爹一听，马上忿忿地说：“狗财主的铜钱象碾盘，借了就得拿命换。当年爹活着的时候，借了他五吊钱，整整白给他踢了十年门坎子。今天我宁可病死也不去借他的阎王帐。”

妈坐在灶头为难地说：“你病得这么重，老等着哪是事。今年你给他家做了快一年的活，好歹也能剩几个，我先去支点治病要紧。”

爹说：“赵七麻子多会儿发过善心？你就死了这份心吧。”说着又干咳起来。

妈看爹病得太厉害，急得没有办法。要钱没钱，要粮没粮，爹要真有个好歹，扔下这老小可怎么办哪！妈不敢往下想，站起身来，一边往外走，一边唉声叹气地数念着：“咳，明知是火坑，也得往里跳，总不能睁着眼活活等死呀！”妈狠了狠心走进赵七麻子家的大门。

中午刚过，赵七麻子正在堂屋喝茶乘凉，看妈走进来，带答不理地躺在太师椅上。

妈看他那个出丧样，心里就来了气，转身想回来，可一想到炕上的病人，就硬着头皮说：“孩子他爹病得厉害，没钱抓药，想跟东家支几个工钱。”

“啥？借钱？”赵七麻子一挺身坐起来，三角眼眨巴了半天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光知借钱，怎不知还帐啊？”

妈听了一楞，急忙说：“去年借你二斗秕谷子，秋后还的全是好谷子，今年我家分文没借。”

“哼！你想赖帐？”赵七麻子钻进里屋拿出帐本，翻了翻，“啪”地扔在桌上，“你看看，去年还的是二斗利息，谷本还在这欠着，难道我还讹你？借钱不难，得把旧帐清了！”

妈气得脑袋“轰”的一声，眼前直冒金星，指着赵七麻子骂道：“你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白眼狼，存心把穷人往死路上逼。明明借你二斗要四斗，告诉你，要粮没有，要命拿去！”

赵七麻子象恶狼一样红了眼，暴跳如雷，拍着桌子喊：“二斗谷子你少一粒也不行，不信就骑驴看唱本——走着瞧！”说完一扭身子钻进屋里。

晚上，爹知道妈到赵家没借到钱倒背了一身债回来，埋怨妈不该向那条恶狼伸手。妈坐在地下正在发愁，赵七麻子闯进门来，假惺惺地对爹说：“文志啊，我姓赵的是知仁知义讲信用的，虽说你借了我家二斗谷子，要还也不难，眼下你干不了活，大丫头就先过去搭把手，我家老人喜欢你家荣子，只要她好好

干，吃的用的不叫你犯愁。”说着朝坐在炕边的大姐膘了一眼。

妈一听知道赵七麻子又在打鬼主意，就冷冷地说：“荣子不懂事，不会服侍太太，还是留在家里干活吧！”

赵七麻子嘿嘿尖笑着，露出一副凶相：“老苗家，别不识抬举，这是我姓赵的看得起你！”说完就去拉大姐。

一直坐在炕边的大姐，早看透了赵七麻子的坏下水，压不住心头怒火，冲着他伸过来的狗脸“啪”的就是一巴掌。

赵七麻子捂着脸窜出门外，扭过头来嗥叫：“姓苗的，实话对你说，我家不长摇钱树，不能拿钱去打鸭脑袋，从今天起，你滚出我的门口。欠粮还粮，五天后我来清帐！”

从这以后，父亲被踢出了赵家，赵七麻子一天三次来催帐。家里连一粒米都没有，哪有东西去还那无底帐呢？爹躺在炕上一连几天饭水没进，妈领着大姐和我出去讨饭。

一天傍晚，讨饭回来路过赵家门口，突然从院里窜出一条大黄狗，把大姐扑倒在地上，赵七麻子和他的小老婆站在门口台阶上“格格”地尖笑。妈用棍子

拚命打着狗，我吓得搂住妈的腿哭喊，几个长工闻声赶来，把狗赶跑，从地上扶起姐姐。姐姐肚子上直往



外流血。妈愤恨地扑向赵七麻子，要同他讲理，赵七麻子扯着他的小老婆溜进门里，“砰”地关上黑漆大门。可是过了几天还不见爹回来。”

回到家里，姐姐眼睛紧闭着，一动也不动，妈抱着她拚命地叫着：“孩子，你快睁开眼看看妈妈！”

姐姐蜡黄的脸上滚落着泪珠，眼睛吃力地想睁开。她是多么想看看自己的亲人，看看在苦难中熬煎的乡亲们，可她怎么也没有把眼睁开，只是用冰冷的手摸着妈和我的手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妈，我不能再给爹……要吃的啦……妹妹，要记住……姐姐是叫财主的狗……咬死的……”没说完就悲愤地死去了。我和妈扑在姐姐身上哭成了泪人。

爹从炕上挣扎起来，操起门后的扁担要去找赵七麻子算帐。可是，在那黑暗的社会里，财主有钱有势，穷人哪有说理的地方。妈拽住爹，按捺住满腔仇恨，把姐姐用破席子裹起来送到村东乱石岗，可怜的姐姐就这样被吃人的旧社会埋在荒山乱石中。

眼看赵七麻子要帐的日子就要到了，妈愁得坐立不安，可“肉在虎口，刀在人手”，有什么办法呢？到了四天头上，妈把二姐叫到跟前，一面给她梳着头，一面流着泪说：“孩子，妈要救你爹，你到别人家去过吧。”

十三岁的二姐懂得，这是妈不要她了，泪水象断了线的珠子直往下掉，她紧紧搂着妈说：“妈，我不去，我不去啊！”

妈心疼地抱着二姐，老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住了一会儿，妈才说：“孩子，你不知妈的难处啊，妈哪管有一点办法也不叫你去呀。你先到韩家磨坊呆两年，等你爹病好了挣钱再把你赎回来。”说着，一边擦着眼泪，一边把破旧的夹袄脱下来披在二姐身上。

到了中午，突然有两个人闯进我家，肩上扛着半袋东西，满脸横肉，粗声粗气地说：“我们来领人啦，这是三斗高粱！”说完把肩上半袋东西扔到地上，一把抓住二姐就往外拖。

二姐双手紧紧把住门框悲伤地大哭起来：“妈妈，不要卖我，不要卖我呀，妈妈……”妈一把搂住二姐，眼泪成串地掉在她的脸上。

二姐被拉走后的一天夜里，赵七麻子又带着人上我家来，把卖二姐的高粱抢走了。爹眼看全家要被逼死饿死，挣扎起带病的身子对妈说：“我到潍县去，那里有咱的老乡，想法找个活儿干。”妈起初不同意，后来抹着泪收拾那条破麻花被。

临走那天，妈又哭着把爹送过了三里岗。

爹走后，我和妈在家里整天盼呀盼，盼到了十冬腊月，还不见爹的音信。妈一边哄我一边自己安慰自己说：“你爹傍过年准能回来，还能给你带来好吃的。”可是过了腊八还不见爹回来，妈有点着急了。

一天，三姨夫突然从外边跑进来，一屁股坐在炕上呜呜地哭起来，妈焦急地问三姨夫：“到底出了啥事啦？”

三姨夫哽咽咽地说：“我姐夫在潍县死了！”

真是晴天一声霹雳，妈一听晕倒在地上，我扑在妈的身上大哭起来。三姨夫把妈扶到炕上，过了半天，妈才苏醒过来。三姨夫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包和一张纸，对妈说：“这是姐夫死后伙计们凑的八吊钱，还捎来了一封信。”

原来，爹到了潍县就在一家粮行打更看粮仓。一天晚上突然下起大雨，放在露天的豆垛没盖好漏了水，第二天老板把爹吊起来打得死去活来，头被打破，不到两个月就死去了。

妈搂住我的脖子哭了一阵又一阵，末了把钱递给三姨夫说：“他爹不能活着回来，死了我也要看一眼，你把尸首弄回来吧。”

腊月二十三，爹的尸首运回来了。一进村头，赵七麻子就叫管家把着街口，大呼大喊地嚷嚷：“老苗家，你发疯了，大年过节，你把死人弄进村子，冲了我家喜神，想不要命啦！”

妈一听，肺都要气炸了，指着他的鼻子骂：“赵七麻子，你真够狠毒啊！我家让你害得死的死卖的

卖，生死不得团圆，今天我跟你拚了！”说着就一头朝他撞去。赵七麻子躲闪不及，跌倒在雪地上，挥着手嗥叫：“快把这疯婆子赶出村子！”

就这样，我们被赶出赵家村。打这以后，母女俩孤苦伶仃，四处漂流、乞讨。

掉 进 狼 窝

一天，我们要饭到了邢家堡子，妈腿肿得老粗，实在走不动了，就坐在道边的杨树底下歇脚。刚坐下不一会儿，从对面大门口钻出两个人来，一胖一瘦，头上戴着礼帽，手里提着绳子，贼眉鼠眼地直打量妈和我，那个瘦子咧着嘴问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妈连眼皮也没抬说：“要饭的！”

瘦驴脸现出一副同情的面孔说：“这青黄不接的时候可不容易啊！我看你们娘俩身强力壮的，到邢家干个活，有吃有喝不用犯愁，邢善人可是个积德行善的人呀！”

那个肥猪似的胖子没等他说完，就“砰”的一脚把放在树下的筐子踢出老远，扯住妈就走。妈挣脱不去，那瘦子挥着绳子露出凶相说：“要是不识抬举，就别怪俺手下无情了！”无奈我和妈被逼进邢家大门。